



小社員

熊 寿 松 等 著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簡 介

“小社員”是描写一个农村四年級的小学生小文，如何勇敢地、大公无私地揭露自己父亲私藏生产队的新耙的故事。“李松的日記”是通过日記的形式，写一个頑皮儿童，在教师帮助下，改正缺点，最后終于成为少先队員的故事。

小 社 員

熊 寿 松 等 著
蔡錫林 郑豪季 插图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)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01462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13/16·字数：12,100

1958年11月第一版

195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82

統一书号：R 10110·185

定价：(3) 七 分

小 社 員

熊 寿 松 等 著

蔡 錫 林 郑 豪 季 插图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小社員	熊寿松 (3)
李松的日記	姜建貞 (15)

小 社 員

·熊寿松·

(一)

夜，靜靜的夜。

村頭張家祠堂里，坐滿了來參加社員大會的叔叔、阿姨，連何家邊村的柏才公也扶着拐杖來開會。我是跟爸爸去參加會的。

“小文，這兩個月又拾到不少的糞吧。”

“不錯，這孩子真能干，去年一冬就撿到二千多斤豬屎。看，腳下穿的那雙新球鞋，不就是拾豬屎換來的。”我剛一腳跨進祠堂的大門，就被小蘭子的爸爸和隔壁的桂英嫂拉住，問這問那，搞的我怪不好意思。社里的會計明才叔叔也走過來撫着我的頭髮，不住眼地望着我腳下穿的那雙新球鞋。

“真奇怪，這雙球鞋我今天才穿起來，他們怎麼會知道是拾豬糞的錢買的，是誰告訴他們的呢？”我站在大門邊獨自撫弄着脖子上掛的紅領巾這樣想着。我沒有和他們講話。

“小文，社里評積肥模範時，我一定選你這個小社員來當積肥模範，加勁干。”桂花嫂真不曉得人家

心里的事，越是觉得难为情，她却偏偏大声地说着。

“我也选你！”小蘭她爸也插嘴说。

“你当上了模范，可要介绍经验呵！”

“那还消谈，小文是村小四年级的学生哩，还怕介绍不出经验吗？他演过戏呢，胆子可大！”你一句我一句，说得我的脸红到脖子根。就在这个使我实在下不了台的时候，上厅叫开会了。

“大家快坐好，开会啦！”社主任華盛叔叔站在靠牆边的方桌旁扯高嗓门叫着。大家从四面聚拢来，我跟爸爸坐在靠桌边放的那块大麻石上。

“社員同志們，去年冬天党提出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，我們大家坚决地听了党的話，响应了这一偉大的号召，大家不分白天黑夜、下雨下雪，干劲十足地干，积肥、修水利；現在我們又要做好准备，馬上又要开始苦战苦斗，今年要提前春耕，全社一万四千亩晚稻改为早稻田，要在二十天内坚决做到三犁五耙。”華盛叔叔说到这里臉上現出了一种充沛信心的笑容。

“社員同志們，我們能不能这样做，有沒有把握？”華盛叔叔問大家。

“有把握，一定能做到！”来开会的叔叔、阿姨異口同声地这样坚决地回答着，我在人叢中也高声叫了一声，華盛叔叔望着我，笑了。

“既然大家都說有把握，一定能做到，現在就必須把犁耙檢查一下，該修的修，該添的添，要抓緊時間做好準備；各個生產隊明天就開始干，大家必須再鼓足干劲打好躍進第一仗。”華盛叔叔最後還批評了住在我家隔壁的老僱叔叔，說他不愛護社里的財產，把一張新犁丟在山塆上打斷了。我望了望老僱叔叔的臉色，他好像吃醉了酒的人一樣，臉上通紅通紅。最後，他走到桌邊向大家作了檢討。

社員們以生產隊為單位，分開討論勞動定額的問題。我跟爸爸到第三生產隊去參加討論。

“福才哥，我們真要受批評，去年冬天我們隊里丟了一張新耙。”靠爸爸左手坐的生發叔叔，碰了碰爸爸的肩膀，輕輕地說。我听了生發叔這麼一說，好像被寒風吹了一陣，打了個寒怔。這時，我用眼光掃視了一下爸爸的形色，他沒吭聲，好像沒有听到的。

叔叔阿姨們在熱烈地討論每天每人要犁耙田多少畝，下田帶肥……他們討論得很有勁，我這時那有心听他們討論，只是独自用雙手撐住下頷，在想那張新耙丟失的事，因為那張耙的丟失我知道得很清楚。

去年冬天，離放寒假只有十多天的一個上午，我和小蘭子同去上學，路過田螺灣山邊塆，碰到爸爸牽

着一条大水牛、扛着一張新耙去耙田。下午放学回家时，只見爸爸用的那張新耙丟在山旁的竹叢里。回家后，我曾向爸爸提过，要他把耙拿回来，怕丟在那里搞坏，但爸爸却瞪着眼睛把我罵了一頓，他說：“你只管好好念书，大人的事，不要小孩多嘴！”我只好默默不作声。

第二天，我上学再走过竹叢里看了看，那張新耙不見了。我記得生产隊長柏生叔叔，还来过我家好多次，要爸爸把偷耙的人查出来。

过春節了。今年过春節和往年大大不同，大年初一，爸爸便去犁田，媽媽就上山去栽樹。我和小蘭子早就商量好了，大年初一也到后背山去植樹。初一早上，小蘭子拿着一捆柏樹

苗，到我家來約我同植去樹。當我們走到大門口，才發現兩個人都沒帶工具。我叫小蘭子等一等，我便回到家里去拿扒子，門背、灰間都找遍了，沒找着扒子。后来我想起了樓上暗間里有張小鉄扒，我連忙爬上樓去找，因为心里急，一脚踏进暗間的



蔡錫林 插图

門檻，就被一件笨重的東西碰着我的腳，碰得很痛，我摸了摸腳，把那件笨重東西移到亮處一看，呀！原來是張新耙，就是放在田螺山塆上竹叢里的那張新耙。

“小文，快來呀！”小蘭子等得不耐煩在樓下叫着。

“來啦！”我拿着小扒子下了樓梯，拉着小蘭子奔向後背山去植樹去了。

植樹回家時，我問過媽媽那張新耙是哪裏來的？媽媽說：“我家那有什麼新耙！”我又問爸爸，爸爸狠狠的罵了我一頓，要我少管大人的事。

想到這裏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難過，看看自己脖子上帶着的紅領巾更加難過，要不是爸爸坐在我的身邊，我會大聲哭起來。

散會了。我跟爸爸由耳門出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還在想着那張新耙的事。

爸爸今夜回來不象往日，一到大門口便使勁推門，把靠門的一把長凳“砰”的一聲推倒了。媽媽听到大門響，在房裏扯高嗓門叫着：“誰呀！”爸爸沒有作聲，只是我回答了一聲：“我們開會回來啦！”

爸爸進房來很不高興，好象受了氣似的，煙也不吸就往床上一倒，睡了。我在床上翻來復去也睡不着，背上好象有許多小蟲子在爬動。腦子里總是想着

社主任華盛叔叔批評老俚叔叔打坏了犁、不爱护社内财产时講的話；想着入队时李老師对我說的小孩要誠实的話。越想越难过，滾滾轉轉睡不着。

“爸爸把社里的东西拿回家来，这不是占了公共财产嗎？要是爸爸不把社里的耙送回去，以后查出来，多难看啊！老師同学知道了也会批評我；知道爸爸拿了社里东西而不向社里講，不是好孩子，不配做个紅領巾，是个自私自利、不爱社的小社員。那时，我怎么好去和同學們一道上課、一道玩呢。”

“我是个紅領巾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訴華盛叔叔，让他去动員爸爸把耙交还社里，現在社里正急等耙用。”想到这里，心里很急，望了望窗外，外面仍然是籠罩着一層蒙朧的月色，我巴不得天快些亮，好去找華盛叔叔談一下。

“爸爸知道这事是我告訴社主任的，会不会罵我呢？”这时，我耳边好象又听到爸爸在罵：“小孩不許管大人的事。”

不久，我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(二)

清早，我很快地起了床，穿上鞋子边走边扣鈕扣，匆匆地往外走去，我要去把爸爸私藏社里的耙的事告訴社主任。

“大清早你往那里走，还不好好坐在家里念书。”我刚走到屋后禾场边，正碰上爸爸在古井边汲水，他见到我匆匆忙忙往村外走，便凶凶地叫住我，不许我乱跑，要我回家念书。我心里真气，但又怕爸爸发脾气，只好低着头回家来。

拿着一本书，坐在饭桌边，那有心念书？心里真象烧开了的开水一样滚滚转不平静。见爸爸来了就开口念两句，他走后我又在张望着门外，希望华盛叔叔会经过我家门口，我就好偷偷从侧门溜出去把事情告诉他。

望呀，望呀，但总不见社主任来。

太阳已经爬出对面棟柱嵴的尖峰，妈妈把煮好的早饭端放在饭桌上，爸爸从田里回来吃饭了。我收拾了书本，和爸爸在桌上吃饭，我时常注视爸爸的脸色，他今天好象失去了已往的那种常态，他时时望着我，我心里真害怕，好象他知道了我昨夜想的事；知道我会去向社主任报告他藏了社里的东西。我没作声低着头很快地吃了两碗饭。

“小文，上学去。”小兰子在门口叫我。

“嗯，来啦！”我从房里拿起书包，和小兰子一道上学去。

今天，不知怎么的我心里总是不高兴，往日我上学时手里老爱拿根小竹子，路过田螺湾田塍上时，喜欢

用竹子撥潑田水玩；今天，我手里什麼也沒有拿，一聲不響地跟着小蘭子慢慢走到學校去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要過隊日。下午李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“愛社的小社員”的故事，李老師講的那個小社員也是個紅領巾，他能夠勇敢地搶救水庫……，李老師講得很起勁，同學們凝神地靜听着，我却時常低下頭望着自己垂在胸前的紅領巾，看一次，臉上就好象吃了辣椒似的發燒。……

太陽只有丈把高，天快黑了，同學們都早已回家去了，唯有我獨自坐在教室里凝望着黑板上端掛的隊旗发呆，想了好久我才猛的拿起書包，一股勁地往上張村的路上、朝着那幢屋前有棵棗樹的瓦房走去。

“張家嬌，華盛叔叔在家嗎？”我老遠就從廚房的窗子口望見了張家嬌在廚房煮飯，離廚房還有二丈多路我便大聲叫喊她。

“小文，天都快黑了，你找華盛叔叔有什麼事？”大嬌見我匆匆忙忙找她男人，以為又是出了什麼事，因為在去年春上社里的一只小牛掉在離上張村半里路遠的小河里，也是我在一個傍晚來找華盛叔叔去救的，今天，她又以為出了事，想詳細地來問我。

“有事找他，大嬌他在那里呀！”我心里很急，沒有等她再問我，我就接上追問她。

“在坑頭壩上犁田還沒……”張家嬌話還沒有落

音我便飛快地奔向坑頭墩去。

“華盛叔叔！……”在坑頭轉灣的山塆邊，便看到他在田當中使牛犁田，我邊走邊叫。

“什么事呀，小文！”他見我朝他這個方向跑來，停住了牛回答我。

“華盛叔叔，我爸爸……”我扑到他的身上，雙手揉着眼睛，肩膀一上一下地顫動着，我哭了。

“你爸爸又罵你了，別哭。”華盛叔叔撫着我的頭安慰我，叫我別哭。

“不，我爸爸……”我從頭至尾把爸爸把社里的新耙藏在自
己家里的事告訴了他，
他望着我又拉拉我的紅領巾，聽我詳細地說着。



蔡錫林 插图

天色不早了，村里的屋上都在冒炊烟，華盛叔叔把我送到村外，他臨分手時還說我是個好孩子。

回到家里，屋裡已燃上了燈，爸爸坐在大門口洗

脚，我是从后门进去的，他没有看见我，也没有质问我这么晚才回来。

今天晚饭我多吃了一碗，吃得很香很甜。

(三)

日子又过了很久，门口秧田里的秧苗长得油绿可爱，社里都快要栽禾了。前天下午，妈妈要我到楼上暗间里找个秧盆，我爬上楼去走进暗间，又摸着了那张耙。奇怪！“爸爸为什么还不把耙送回社里去呢？是不是社主任忘记了这回事。”真把我气坏了，我打算明天上学去的时候，再上张村去找华盛叔叔。

傍晚，我带弟弟在篱门外禾场上玩，生产队长来找爸爸，爸爸到田里做事去了，他对妈妈说要爸爸晚上去开社员大会。

晚饭后，我又吵着要跟爸爸去参加开会，我怎么吵他今晚也不准我去。

开会的地方还是在村头张家祠堂里，祠堂中厅当中挂着一盏三头挂灯，参加开会的人很多，门槛上、牆边长凳上都坐满了人，我不敢挤到人丛中去怕爸爸见了会骂我，我只是不声不响地坐在侧门外的小石砌的圍牆边，听大家开会。

“一个人能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应该说还是个很好的社员，大家是会原谅他过去没有树立以社为家的爱

社的思想，現在覺悟提高了，能够承認錯誤，我們歡迎這種人來共同办好社。”這是華盛叔叔的聲音。

“過去我的思想很不好，把社里的一張新耙藏起來，這種思想很不好，我錯了，今後我一定要好好愛護社里的財產。……”呀！這不是爸爸在作檢討嗎，我使勁地往人叢中鑽去，不錯，是我爸爸站在桌子邊向大家作檢討，爸爸還說在明天早上把耙送到隊里去，他說完了大家都鼓掌，我也舉起小手不住地鼓掌，華盛叔叔看見我在鼓掌，對我笑了笑。社員叔叔、阿姨都說我爸爸思想開通了，把社里的東西交出來是好表現，我也很高興。

散會了，我又從側門出來很快地跑回家去。

這天晚上，我睡得很甜。

(四)

清晨，窗縫里射進一道道淡淡的晨光，屋後柚樹上的小鳥還只剛剛開聲啼叫，我剛睜開睡眼，就聽到樓上有人走動的聲音。我想，這一定是爸爸在撒耙。

我起床來到廳堂上，果然是爸爸在掃耙上的灰塵，我走近他的身邊幫助他掃。爸爸又從廚房拿出一副牛枷練，攆起耙往外走，我連忙上前問他：“爸爸，你又去耙田嗎？”爸爸沒吭聲只是搖了兩下頭。爸爸回頭對廚房叫著：“小文媽，我送耙到隊里去就

1958年4月25日重改

李松的日記

·姜建貞·

九月一日

我和同班的一羣同學，穿着整潔的衣服，圍在學校的辦公室門口。——今天開學啦，大家都很高興。

“好哇！小胖子，兩個月不見頭又大了。”

“你呢？矮子鬼，可別越長越矮呀！”

“上次釣魚，你記得嗎？”

提起釣魚的事，我又不安了。不是嗎？上次釣魚去了，周老師到家里檢查作業，為了這件事，我挨了媽一頓狠狠的罵。

砰！辦公室的門開了。周老師出來了怎麼辦？還好，周老師的影子都沒有看見，走出來的是一个个子很小的女老師，打着兩條長辮子，辮稍排在一塊，系着一根大紅綢，她不象周老師那樣，濃眉毛，大眼睛。我看看她想不出她發氣該是個什麼樣子。

“她是我們班主任——劉老師。你知道嗎？昨天我听校長說，周老師走了。”陳英扯了一下我的衣角，眼睛溜了溜劉老師，輕輕地對我說。

她做我們的班主任？我有些不相信，教我們唱唱